

百宋樓藏書志

前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二十六卷

精抄

本

宋魏齊賢葉棻編

昔吾從縉紳先生游而得其論寶之說夫所謂寶者焜耀瑰奇鏗鏘溫潤世之美瑞國之重鎮周傳漢佩虞求罕辭易連城照十二乘曾未得

其髣髴也然必聚於沆瀣之巨浸蘊於不可測
識之深淵元甫之邃崑山之巔元氣鍾之造物
蓄之然後芒寒色正爍爍乎牛斗之間豈蹄涔
培塿之所能有哉今夫墨莊口有天下之書雖
三閣四庫之儲道家蓬萊之所藏者相埒也故
家有藏書之富鉅鹿魏君仲賢南陽葉君子寶
實徜徉其間儲藏之豐奚啻插架三萬軸而已
一日合并且欲集本朝名公雜著之文以惠同
志於是各出所有闕館以居之巨篇奧帙奇書
秘字充衍其中以我聖朝之文卓冠前古而二

君八窗玲瓏旁搜遠紹類以成帙凡世用之文
靡所不備燦燦珠璣炳炳瑚璉如淵海之藏如
府庫之羨吾昔所聞搢紳先生所謂寶者此焉
當之矣蓋將披襲以冰蠶繭之光薦之以漆仍
几之安寧不貴哉予往者守官 陽於書市經
從爲款二君走書言其大概屬予序之予不得

辭紹熙改元庚戌八月朔南徐許開仲啟序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二十卷

宋刊本 周九峰
朱未英舊藏

宋樓防編

上缺則又何足以爲文迂齋樓 文名於時士

之從其游者一

授皆有師法閒嘗采集先

以來迄於今世之文得一百六十有八篇
爲之標注以諭學者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
警拔皆探索而表章之蓋昔人所以爲文之法
備矣振觀公之去取至於伊川先生講筵二疏
與夫致堂澹齋二胡公所上高廟書彼皆非蘄
以文著者也而顧有取焉母亦道統之傳接續
孔孟忠義之氣貫通神明殆所謂有本者非耶
然則公之是編豈徒文而已哉昔之論文者曰
文以氣爲主又曰文者貫道之器也學者其亦

以是觀之則得所以爲文之法矣公名昉字暘
叔鄞人迂齋其自謂也寶慶丙戌嘉平月旣望
永嘉陳振孫序

迂齋先生深於古文嘗掇取菁華以惠四明學
者迨分教金華橫經璧水傳授浸廣天下始知
所宗師森曩偕先生季弟爲館下生就得繕本
玩味不釋恨未鉅梓適先生守莆幸偷冷官因
閒叩請盡得所藏自先秦迄于我宋上下千餘
年間其穎出者網羅無遺軼竊謂古今文章浩
無津涯學者窮日之力不翅河伯之望海若此

編鉤玄而提要抉幽而洩虀波詭濤謫呈回漢
翻眩晃萬狀一經指摘關鍵瞭然其幸後學宏
矣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生之於
文其知味也歟寶慶三禩合沙陳森謹跋

文者載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爲文而不
能不盡心於明道故曰辭達而已夫能達其辭
於道非深切著明則道不見也此文之有關鍵
非深於文者安能發揮其蘊奧而探古人之用
心哉四明樓公假守莆邦積其平時苦學之力
細釋古作抽其關鍵以惠後學廣文陳君鈺諸

梓以傳之使世學者優游而深求饜飫而自得
豈惟文章之能事可畢古人之用心於是乎可
推也寶慶丁亥端月既望延平姚瑤敬跋

黃氏手跋曰迂齋標註崇古文訣非世間不經
見之書也卽舊刻亦非罕有余辛酉游京師見
殘宋刻而補抄者卷有吾郡西崦朱叔英圖記
因遂收之入諸百宋一塵賦中其所存宋刻卷
數注載瞭然也適書友又攜一宋刻殘本來係
葉石君舊藏中可配前缺卷因遂命工重裝竟
成全璧始歎物之會合有緣此兩宋刻之殘而

復完實爲難得矧經吾郡諸名家所藏而一歸
余手兩美頓合豈不幸與嘉慶丁卯夏至日復
翁黃丕烈謹識

又曰丁卯冬余友夏方米之尊人容庵丈出其
舊藏宋本崇古文訣屬爲裝潢檢視之知亦係
諸宋本湊合而成卷端有序無目因從宋本原
有序之存者影寫置余本首其中更有奇者多
與葉石君舊藏本合而周九松舊藏本間有失
葉在余本內卽如卷十六末葉是也彼所錯出
又係余本之失葉顛倒錯亂雖遇之而不能仍

正之是可歎已夏丈寶愛其書思裝潢卒因費
不貲索書去又遠館洞庭蹤跡不常晤未及將
兩書原委告之戊辰正月下弦日復翁又識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三
字卷中有吳郡西崦朱叔英書畫印朱文長印
西崦朱文長印叔英朱文方印士禮居朱文方
印丕烈堯夫朱文二方印

新刊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

明吳邦楨刊本

宋禮昉編

姚珪序

寶慶丁亥

陳森跋

寶慶三禩

成都文類五十卷

明刊本

吳枚庵舊藏

宋程遇孫等編集

天地之祕藏發而爲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斂而爲文章華藻二者相爲頡頏而光明焉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絢道德揆天庭潤金石諧韶濩與乾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可以不傳此文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

之盛奇觀絕景仙游神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
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
人間何可一二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亦既略
睹矣或曰兩京三都以賦而傳使無傳焉斯文
泯矣然則繇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獨無
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矣
爰屬寮士摭諸方策哀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
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
眩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
以下迄於清熙其文爲凡一千有奇類爲十一

目釐爲五十卷益之文茲備矣嗟乎後世之士
豈無浮沅湘由巴蜀

如司馬子長者乎

豈無上瞿唐過夔梓賦字錦如杜少陵者乎又
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棲遲山水間如田游巖者
乎邨復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擊斯文焉則
知清寧闔闢至大至廣之內而有所謂蜀蜀六
十州亘五千里之內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
漢炳靈之內而有所謂文者其不在此書乎此
無負於益慶元五年二月望日寶文閣學士通
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建

安袁說友謹序

迪功郎監永康軍崇德廟扈仲榮迪功郎新差
充利州州學教授楊汝明從事郎廣安軍軍學
教授費士威從事郎前成都府府學教授何惠
固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宋德之文林
郎前利州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震宣教郎
新奏辟知緜州魏城縣主管勸農公事徐景望
奉議郎新雲安軍使兼知夔州雲安縣主管勸
農公事借緋程遇孫編集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一卷

元刊本

宋真德秀撰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
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眾矣若杜預摯虞
諸家往往湮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
選 文粹而已繇今視之二書所錄果皆得
源流 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
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
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
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日凡四曰辭
命曰議論曰敘事曰 賦今凡二十餘卷云紹

定執除之歲正月甲申學易齋書

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卷

明刊本

宋眞德秀編

崔銑序

正德庚辰

曹三暘序

嘉靖甲子

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十卷

明刊本

宋眞德秀編

右國朝文章正宗西山眞文忠公晚歲所續也
宗簿梁公親見公手澤本而錄其目及文之經
標識者澄倚席栝山與增教鄭君齋費哀羸議

刊書以惠後學梁公出示此編如獲拱璧遂定
議索諸集類入之門目次敘間有未的必反覆
釋公初意稍加整比皆取正於梁公窮日夜力
緝校鄭君亦分其勞凡三月而藁具又四月而
工畢釐爲二十卷僅有其目者則虛寘于末一
代之粲然略備或乃病其非全書夫讀書記實
同出公手今已流布天下果全歟朱子嘗脩儀
禮而弗克就迨勉齋黃先生信齋楊先生然後
舊典禮經靡所不載安知後之君子無成西山
之志者耶咸淳丙寅正月上日後學金華倪澄

拜手謹識

椅 曩從事江閩眞文忠公之子今度支少監爲
參議官公餘扣異聞得國朝文章正宗蓋公晚
年所纂輯也甫筆受少監別去僅錄篇目與公
批點評論處攜歸山中友朋爭傳寫郡博士倪
君淵道見而悅之迺謀諸鄭君瑞卿袁全文刊
之學官字字鈎校幾無毫髮遺恨或疑是編未
脫藁不得爲全書 椅 解之曰文以理爲準理到
則辭達公於論理一門最所留意學者沉潛玩
索而有得焉則凡著其目而未錄其辭與它名

家有當錄而未既者可概推也二君俾椅志所
從受謹拜手書于左方後學梁椅

國朝東都之盛諸儒述作實經緯之此西山先
生輯之成書以續文章正宗也比宏齋梁公得
於先生家庭之親授圭分教栢山偕聯事倪君
得於梁公而快所未覩將以鈔諸梓以壽其傳
嗚呼性命文章豈二途哉夫文自七篇之後以
鳴者莫善於韓子原道等作性命具焉其由文
之道乎先生心周程張朱之學觀正宗筆削可
以概見故其所次論理爲先敘事繼之論事又

繼之夫敘事論事而不先於理則舍本根而事
枝葉非我朝諸儒之所謂文也非先生名書之
本旨也惜未脫藁天弗憇遺然大綱則備矣昔
嘉定閒圭大父定庵公謁先生于著庭先生見
其亟稱之自是知遇最深古心先生志大父墓
所謂彊艾之季以文字締交者也今是書之傳
既樂與朋友共又私竊自幸有以慰大父之志
于九原云後學天台鄭圭百拜敬書

妙絕古今四卷

明刊本

宋湯漢編

自序曰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余自春秋傳訖歐蘇氏拔其尤得七十有九首蓋千載之英華萃矣時同子弟朋友吟諷之善哉今而後有過子陋巷而聞軒縣者必是編也夫淳祐壬寅春東澗書

伯紀負奇材游諸公閒祕監柴公敬其行西山真公取其學南塘趙公奇其文昔余爲江東憲公餘屈致館舍論辯終日因得是編皆諸老之緒言也銖兩之必較毫髮之不差軼梁統之選而過之精矣雖然言之精者道之寄六經其元

氣也學者又當疊疊毋但求言語句讀之工而
已賈祐丁巳三月紫霞老人題

赤城集十八卷

舊抄本

安樂堂舊藏

宋林表民編

天台山至晉孫興公始傳晉以前不知幾千年
矣何傳之晚也自晉以來歷宋齊梁陳隋唐天
台人物見簡冊落落纔十數人本朝始漸盛南
渡迄今始益盛而距晉亦且千年矣又何盛之
晚哉得非發露之驟者盤鬱淺韜晦之久者培
養深氣脈俟時數而轉旋文獻由風化而薰灼

儻會至而機動自有不容掩遏者邪由今視之
履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或旁睨其藩或
深入其奧往往而不乏矣而又官守者寓游者
於此多瑰傑焉紀興建者寫光景者於此多膏
馥焉今而往不更洋洋乎哉夫有所待而發者
時也風化之所召也有所萃而存者書也亦風
化之所關也初康吉林君詠道類天台集子逢
吉續之而詩之屬天台者無遺矣質窗陳公壽
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續之而事之屬天台者無
遺矣獨記序書傳銘誄贊頌之文天台集不暇

載赤城志載不盡者逢吉復分門會粹并詩爲
一號赤城集凡若干卷而前後太守丁侯璿沈
侯堅爲鏡之梓於是前所謂履行者勳業者風
節者文學者官守者寓游者紀興建而寫光景
者一敗卷咸彰彰焉蓋自有宇宙至晉不知幾
千年自晉迄今亦且千年而天台人物之盛纔
得萃於此書君子推本之以爲是本朝風化之
所召台之大夫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
奮厲期無負君師以自昭於不朽孰謂於風化
無關乎逢吉名表民淳祐八年八月旣望朝散

大夫新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
隆興府吳子良序

中興羣公吟藁戊集七卷 舊抄本 黃蕘圃舊藏

宋陳起編

案中興羣公吟藁凡四十八卷百三十五家見
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今僅存戊集殘帙七卷
嘉慶中石門顧氏彙刻南宋小集見知不足齋
藏宋槧本謂其版式與羣賢小集無異定爲陳
起所刊取附集後今所列三十冊三十一冊是
也顧槧以目錄經書買翦割未以付梓此從鮑

本傳錄目之末葉有中興江湖吟葉字按 四
庫提要云考永樂大典所載有江湖集前集後
集續集中興江湖集諸名則此爲江湖中興集
之一無疑讀書志雖未著編輯者之名而顧氏
定爲陳起似可信也

西漢文鑑二十一卷東漢文鑑二十卷

明刊本

宋 石壁野人陳鑑編

或有問於余曰子之馳騁古今貫穿史傳而謂
史可節乎它史猶可而謂漢唐三史可節乎今
子之纂節三史固矣又何爲摘出三史之文而

別爲一編試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漢唐正史萬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損特以科舉之習不容不纂取其要余白首場屋深知其然漢唐三史連編累牘寸晷之間何能遍覽書肆節本十不一二無可搜閱余是以冒然爲之蓋有得夫先正採取史集要言之義至若名公鉅卿忠言嘉謨見之史傳不可概舉何敢一字妄加節略惟其不容節略是以別爲一編故不摘出無以表一時言論之切不繫諸朝無以知當時聽從之美觀一代之奏言則知一代興衰之故觀一篇

之首末則知一篇奏述之由史有不足則旁搜他書如平子之賦二京張說之頌封禪韓子之原道柳氏之鏡歌要亦吾儒之不可闕者或取之選或取之粹或取之集中皆此類也漢唐史節積十餘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姑以述其大概云爾妄將末學破裂舊史知我者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端平甲午石壁野人建安陳鑑拜手稽首謹書

學經室外集曰漢文鑑二十一卷宋陳鑑編按鑑建安人自稱石壁野人乃南宋遺民此書不

載宋史藝文志惟見明人百川書志及千頃堂
書目其文皆採自史傳不無刪節之病然就西
京文纂錄其要可以爲讀史之助與前次所錄
東漢文鑑同爲宋時巾箱本合之成全璧云

箋註唐賢三體詩法二十卷 元刊本

宋汶陽周弼伯弼選高安釋圓至天隱註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體
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後世之

論詩不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而漢魏晉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汶陽周伯弼三體法者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而古之所謂詩益付之鴻荒草昧之外矣其說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杜李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則歐梅黃陳爲第一渡江以

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玩熟觀體認變化
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
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者也近高安沙門至
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瞻禪熟文
熟詩熟又從而註伯敬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
回之方外交也將積砂南峰袁公之命俾回爲
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初六日紫
陽山虛叟方回序

箋註唐賢三體詩法二十卷

明刊本

宋汝陽周弼伯弼選高安釋圓至天隱註

吳春序 嘉靖二十八年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十卷 明刊本

宋京學學諭筆峰林子長箋解鄉貢進士梅暨
魏天應選編

文章軌範七卷 明刊本

宋廣信疊山先生謝枋得君直批點

龍膺序 萬曆己酉

榮王序 萬曆己酉

龍膺序 萬曆丙戌

榮王序 萬曆乙卯

王佐跋

王佐又跋

吳都文粹十卷

舊抄本

宋蘇臺鄭虎臣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殘本二百三十二頁

宋刊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科玉條中流出久而

棗以公天下蓋欲

見

也方今文士

以所

見於

書判者特易事耳而余欲

重

之毋乃以雕琢教玉人耶然人之有師官之有

又烏可曰姑舍是景定歲酉日長至幔
亭 孫引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頁十八行每行十六字各
家書目皆未著錄惟竹汀日記曾及之

文房四友除授集一卷 宋刊本

宋鄭清之撰

淳祐丙午安晚先生以少師領奉國節鉞留侍
經帷寓第湧金門外養魚莊日有湖山之適僕
時備數校讎府官閑無他職頗得奉公從容一
日謂僕曰某嘗爲文房四友除授制誥因官湖

外而歸舊稿蠹蝕不復存今僅能追憶一二語
僕因請聞其略公曰容某思之又數日公連以
數則示教曰余因子之請遂得追補成之僕讀
而喜曰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既有除授而
無謝可乎遂各爲牽課表啟一首以呈公大加
稱賞且曰屢嘗以詞翰薦兄信不辱所舉矣僅
語之葺芷而他人未之見也踰年公再入相僕
謹闕不敢出今旣得請補外無復爭名求進之
嫌因取而刊之郡齋庶異日知希逸所以辱知
於公無他謬巧又知公於友朋游聚不過以文

字爲樂而位窮公相嚴德具密健筆雄詞不少
減退巧而不斲雅而能華亦非晚輩所可企望
其萬一也瀋祐戊申臘月朝奉郎直祕閣權發
遣興化軍兼管內勸農事林希逸序

瀋祐庚戌客京師一日於市肆日文房四友除
授集制詔各一誥二乃青山鄭公代王命也表
三啟一乃竹溪林公代四友謝也做其體而異
其詞者各一乃後村劉公鳩集隱微以彰其博
也昔薛稷加四友以九錫至玄香太守猶吐異
氣結樓臺以旌其善况今文章宗工游戲炳蔚

四友有知 小澡澤焜耀乎然旁搜博採事證
不遺繼之者幾不能贊一辭予中表李幾復且
作一奏三狀代辭免吁至是又窮矣小子狂簡
輒爲彈文一駁奏三以附編末非曰仇四友而
招其過也進退之正或者尙有取焉則猶得與
修竹彈甘蔗伍言辭蹇拙引援濶疎極知僭踰
斯文之先覺鍼砭之紫陽後學胡謙厚謹序

善誘文一卷

宋刊本

宋丹穴陳錄編

丹穴老人吾家之長兄也僻好編集戒殺之文

傳於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惡報者則不敢編也雖然猶慮人不喜觀復以前賢警世格言渾殺乎其間聊欲誘人之一覩也或問之曰丹穴老人何苦如是吾兄乃屈指笑而言曰予不願如楊寶得玉環予不願如宋郊奪魁選予不願如竇禹鈞有五枝芳予不願如黃兼濟登仙籍但願予在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如斯而已盡乎天年既沒之後願如壽師不見閻王徑歸淨土得幸西方聖人講論佛道且無輪迴之苦死喪之戚

豈不樂哉吾兄喜得此理欲與世人共之俾弟
鍊趣刊板而印施之目曰善誘文噫觀吾兄之
所編則善誘之意可知矣嘉定十四年辛巳歲
重陽日弟鍊再拜謹序

丹穴老人授余善誘文一卷喜不自勝翫味無
已嘗惟乎童稚見果餌則喜見書卷則惡又惟
乎羝羊見草則悅見豹則戰今之不樂爲善者
有如童稚之惡書卷也一旦見閻王又如羊之
畏豹也可不懼哉吾儕在今日要當窒嗜慾之
好節規利之私則善在其中矣東坡嘗以爲善

悟空之語告魯直其言曰雞鳴起爲善蝶化夢
歸空孟子言爲善必與爲利並稱以垂誠東坡
言爲善乃與歸空聯句以自警未必孳孳爲善
東坡猶以爲空耳况敢爲利爲惡乎願假軻賦
之言警乎世少助丹穴編施之萬一也木石居
土處舜徒跋

獻醜集一卷 宋刊本

宋詩集撰

閩女舞妝自謂天下色也出見施媯始知獻醜
予以詩文 者也自重 之餘戶外事一不

以綴意獨嗜筆硯如奇聲美味每有題著必拊
几嗟賞謂意語天出不知前有古人今有作者
及示人人傳以爲笑始悔不藏之也然則醜可
藏乎曰不可安知不有窺而笑者哉抑可禁乎
曰不可 禁笑則愈笑也與其藏醜而人窺笑
禁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爲快也故名
其集曰獻醜嘉熙丁酉中秋日梅屋許斐自序

騷略三卷

宋刊本

宋高似孫續古

選

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

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高志高文又高一
發乎詞與詩三百五文同志同後之人沿規襲
武摹倣制作言卑氣媿志鬱弗舒无復古人萬
一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
企況騷乎嗚呼詩亡矣春秋不作矣騷亦不可
再矣獨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原可悲也獨恨
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刪詩時聖人能
遺之乎嗚呼余固不能窺原作猶或知原志者
輒抱微款妄意抒辭題曰騷略越山川曾失舜
禹作蒼梧帝作思禹又經句踐君臣作越王臺

作鳴夷子皮吳爲越所滅矢於棄胥也作浙水
府始皇東遊以功被石作秦游王謝諸人殊鍾
情於越迄爲蒼生一起作東山其以德著于臘
祠者侑之歌作江夫人作嶠山雨命之曰九懷
嗚呼後之視今今之視昔也知我者騷乎

兩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四

選編省監新奇萬寶詩山三十八卷

朱書林葉氏廣勤堂刊本

宋葉景蓮編

天下之寶多矣夫有天下者以道德爲寶有國
家者以政事爲寶文學之士所寶經書豪富之
家所寶珠玉仁親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不貪以
爲寶此仁人賢士之寶也若夫吟咏風月繪畫

烟雲摘章摘句以詩賦爲寶此亦皆本夫性情之正而達於政事之體也蓋詩自虞廷賡歌以至周召雅頌之什皆古聖賢制作以淑人心而垂教法雖閭巷俚俗之謠聖人亦有取焉三百篇以降作者非一宋以詞賦科取士故有省監之詩而文人才子業於是者未免淘金揀玉以用其心詞語之華篇章之粹眞希世之寶也書林三峰葉景達氏掇拾類聚繡梓以傳于世目之曰萬寶詩山俾後學者有所矜式其用心亦弘矣梓成攜以示余因屬余敘余惟夫子有言

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至於事
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士君子誠意正
心之要進德修業之方與夫薦郊廟格神人以
鳴國家之盛者皆出詩而致務學之士其可忽
諸余不敏特以此敘其概云雍作噩歲重九日
莆陽余性初敘

案此宋書林葉氏廣勤堂刊本每頁三十行每
行二十五字宋時兔園冊也王氏孝慈堂書目
著錄

二國志文類六十卷

舊抄本

不著編輯名氏

文選補遺四十卷

明刊本

宋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門人譚紹烈纂類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所謂成章者庸知其非著書立言之謂蓋歸而刪詩定書贊易作春秋正禮樂以垂世立教所以裁之者在此矣聖師既沒諸子百家騖於立言或著書或爲文使有聖喆出而裁之取其合者去其離者以清天下之耳目而能言者亦得以自見豈非後學之深幸惟

無人以任斯責而言語文字爛漫四出於天下
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其傳不傳何可勝道蕭
統索古今文士之作築臺而選三十卷雖其去
取不免失當然收拾於散亡微統之力不及此
作者之得傳後人之得有所見詎可謂統盡無
功哉有志斯文者補之正可也而承襲蘇氏之
說便相詆訾亦不恕哉吾友陳同備少講學家
庭閱文選卽以網漏舟爲恨以爲存封禪書何
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
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論列出師表

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以爲詔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經濟之方略不當以詩賦先奏疏矧詔令是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遂作文選補亦起先秦迄梁間以先儒之說及其所以去取之意附于下方凡四十卷此書傳非特蕭統忠臣而三代以後君臣出治之典章輔治之方略皆可考見其爲世教民彝之助不細文云乎哉而同備

猶未欲出其書疑所藏未備選未盡也余曰舉爾所知而已矣何必博之求哉於是同備慨然出是書刻之不靳同備好學有志之士既成是書又將取蕭統以後迄于今作文選續以廣文粹文鑑之未備書成尙當以余文托君不朽廬陵趙文撰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

明刊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淮海文粹十四卷後山四

卷濟南五卷濟北二十一卷宛邱二十二卷豫

章四卷

錢某序

崇禎六年

陳繼儒序

詩家鼎鑪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不考編輯者姓氏

勞氏手跋曰此曝書亭抄本頃以文淵閣本相
勘首葉所缺正同其作者姓氏每多漏脫有倦
叟題識其卽倦圃與否不可知既據此校彼一
過亦略注一二異字於行間焉咸豐丁巳七月
十九日勞權書

又曰偶閱類編花果卉木全芳備祖於前集第

十九卷桐花類見引鼎鑿集詩旋檢是編則方
士繇崇安分水道中後二句也始信此書出宋
人所選不必以未見著錄致疑矣第不知選手
姓名意當有序引而今脫佚尙冀異日攷得之
八月二十有一日鐙下又記於丹鉛精舍是日
蟬隱初度

詩家鼎鑿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柴氏四隱集二卷

舊抄本

宋國史秋堂柴望瞻帖居士柴隨亨澤龐居士

柴元彪柴元亨

撰

道州台衣詩集自敘曰道州台衣云者短而不佳之謂也台衣可著道州者不可著台衣可賣道州者不可賣不可著不可賣謂之短而不佳也亦宜侏儒著戲衫俳優曳練裙觀者適以捧腹余詩類是故曰台衣嗟乎學詩四十年吟咏數千首求其優柔和平哀樂中節可以詔來而有闕乎世教者蓋百不一二也但其間所以有可存者則以感時對物撫景傷情於幾不恤絳之心彼黍離離之懷非此無以自託有不可已

者在焉是則猶有取也詩凡三變丙午歸田爲
一變壬子渡江爲一變庚午泛舟赤壁又一變
二十七年間凡三變數千首中刪餘僅二百暇
日取刪藁更閱之猶未盡愜初意況望追風雅
之萬一乎然則詩難矣哉安得不以道州白衣
名宋逋臣柴望識

涼州鼓吹詩餘自敘曰涼州鼓吹山翁詩餘藁
也詩餘以鼓吹名取諸歌曲之律云耳夫詩可
歌功德被金石而垂無窮其來尚矣自蕢桴土
鼓泄而韶濩桑間濮上轉而鄭衛玉樹後庭變

而霓羽于是亡國之音肆正雅之道熄悲夫詞
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閒美成
伯可各自堂奧俱號稱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
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別家數也大抵詞以
儻永委婉爲尙組織塗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
也惟白石詞登高眺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
然託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致
視青樓歌紅牕曲萬萬矣故余不敢望靖康
數白石衣鉢或髣髴焉故以鼓吹名亦以自
云爾幸同志者諒之宋逋臣柴望識

昔有騷客張雲谷見公集評云憂國聲詩足追
大雅匡時諫草可續三謨識者以爲確論至其
詩餘諸稿可與美成伯可比肩顧自謂髣髴白
石衣鉢者謙語耳自新嘗記數闕每對諸名家
誦之靡不傾耳悚聽惟恐其易盡焉萬曆丁亥
舉祀鄉賢復於蠶簡中蒐採僅得十首然多亥
豕考而正之錄呈宗師蘇臺云十二世孫自新
識

襪線稿詩集自序曰襪線無寸長見者短之余
兄歸田翁泛沅渡淮遊赤壁登廬阜客西河三

十年以吐吞山川之奇靡與乾坤清氣諸老交
盟以詩晚年僅僅得刪餘二百篇曰道州白衣
猶未免乎短而疎劣之嫌也余侍歸田翁吟几
閒又三十年雖家庭短護粗繩三尺其如伎倆
短之又短何非詩之難而工之難也昔韓昭以
文名乎蜀李台嘏嘲之曰韓八座事藝如折襪
線無寸長吁余詩類是因以襪線名吾藥而後
知白衣之言未若吾襪線之短爲之甚云宋述
臣柴元彪炳中甫識

詩苑叢芳一卷 影宋鈔本

宋吳郡梅溪劉瑄伯玉編

某氏手跋曰丙辰春余姻家樂潛陳氏購得宋
槧本因屬抄胥錄此册忽已市月雨窗漫讀一
過竇研記

學經室外集曰詩苑衆芳一卷此書影元鈔本
首題吳郡梅谿劉瑄伯玉編所選諸家詩潘耒
章康黃簡趙汝談方萬里鄭起潛文天祥李迪
鄭傅之何宗斗蔣恢朱詵魏近思張榘張紹文
張元道呂江蔣華子陳鈞蕭炎沈規呂勝之江
朝卿吳龍起二十四人一人之詩多不過十首

少或一二首計僅八十二首每人名著其字號籍貫所選之詩近體較多率皆清麗可誦蓋江湖小集之流亞而決擇精當似取法于唐人之選唐詩也

文章善戲不分卷

影寫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三山鄭持正編

余自幼讀祖父書未嘗輟卷雖殘編斷集亦不敢棄去一日偶閱得墨刻數紙有曰毛中書金法曹之類者在焉初莫知爲何文也去秋友人起善王君見示一編簽曰文房茶具圖贊則知

吾家所藏本卽此是也遂錄而完之既成繼又得羅氏十夫八仙者攷之次第則取於茶具悉好事者因玉川先生而出故亦列職以爲是編第欠其序引耳所以失作者之姓名俟博聞者訂而益之姑集爲一卷編簽曰房闈羣珍不亦可乎刻梓於介然堂或可助文房設厯之萬乙庶亦知文章家之善戲謔者也元統改元歲暮日古雍後學樊士寬雪舟謹託姓名於卷末翰苑英華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 元至大刊本

金元好問輯

商右司平叔衡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略云是魏

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爲附益之者然獨其

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內

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爲此集時

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

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爲事馮劉之言曰

往來於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爲多苦心之

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

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

聞爲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

卽錄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
東平因得合予所錄者爲一編目曰中州集嗣
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
東人元好問裕之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八字
卷末有木記曰至大庚戌良月平水進德齋刊
二妙集八卷

舊抄本

金段克己成己撰

前有世德碑

虞集撰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沒而名存或
身隱而名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一二矣有

如河東二段先生者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
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參眾德之妙其發諸
外者綜羣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枝葉以爲詩
爲文者之所能及哉于時干戈未息殺氣瀰漫
賢者辟世苟得一罅隙地聊可娛生則怡然自
適以畢餘齡幾若澹然與世相忘者然形之於
言間亦不能自禁若曰冤血流未盡白骨如山
邱若曰四海疲攻戰何當洗甲兵則陶之達杜
之憂蓋兼有之其達也天固無如人何其憂也
人亦無如天何是以達之辭著而憂之意微後

之善觀者猶可於此而察其衷焉伯氏諱克已
字復之人稱遜庵先生在金以進士貢金亡餘
廿年而卒終身不仕仲氏諱成已字誠之人稱
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主宜陽簿年過八袞
至元閒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之命亦不復仕
遜翁之孫輔由應奉翰林敷厯臺閣今以天官
侍郎知選舉邂逅於京師出其家藏二妙集以
示一覽如覩靖節三復不置已而歎曰斯人也
而丁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之耆彥嘗
評二翁謂復之磊落不凡誠之謹厚化服摹寫

蓋得其真予亦云然翰林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吳澂序

賈定跋 成化辛丑

註唐詩鼓吹十卷 元刊元印本

金元好問續元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註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不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

隱發奧人爲之傳句爲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
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入
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辭者見其指歸然後
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遯焉嗟夫唐人之
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
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
而紬之繹之厭之飫之則其爲詩將見隱如宮
商鏘如金石進而爲詩中之韶濩矣此公畫後
學之心而亦遺山哀集是編之初意也耶公命
爲序不敢辭謹序其大略如此至大元年九月

十二日吳興趙孟頫序

鼓吹軍樂也大駕前後設仗冠百人其器惟鉦鼓長鳴中鳴威栗皆全草竹無絲惟取便於騎作大朝會則置樂於宮懸間雜而奏之最聲之宏壯而震厲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殺其數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嘗纂唐宋遺事爲兩閑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豈永歌之其聲亦可匹是宏壯震厲者乎嘗從遺山論詩於西崑有無人作鄭箋之恨漫不知何說心切易之後聞高吏部談遺山誦義

山錦瑟中四偶句以爲寓意於適怨清和始知
謂鄭箋者殆是事也遺山代人參政郝公書也
吁三百五篇經刪筆之後得毛訓鄭箋而六義
始大明於天下漢魏而下之詩選於蕭統得六
臣之註而候蟲時花皆能感人觀聽若唐詩則
寄興遠而鍛鍊精持律嚴而引用遼簡婉而不
迫丰容而有度左轄公三十年歷登顯要而函
情鉛槧挾隱發藏必欲覽者開卷瞭然吟諷踏
詠之餘由是進於溫柔敦厚之教是亦風遺俗
美之基也歌喜起於虞庭頌猗那於周廟又元

臣輔治之極功至大戊申浙省屬儒司以是編
鉉之梓僕實董其事工將訖庸公適以使事南
來命僕序僕以諸閣老雄文在前謝不敢公命
至再用拜手書于編末是年六月十又八日蜀
西武乙昌謹序

唐一代詩人名家者殆數百體制不一惟近體
拘以音韻嚴以對偶起沈宋而盛於晚唐迄今
幾五百年未有能精其選者國初遺山元先生
爲中州文物冠冕慨然當精選之筆自太白子
美外柳子厚而下凡九十六家取其七言律之

依於理而有益於性情者五百八十餘首名曰
唐詩鼓吹如韶章譽於廣庭百音相宣而露蕤
管籥實張其要眇也然選旣精矣而詩人指趣
非學識深詣者莫能發之今中書左丞新齋郝
公以舊德爲時名臣蚤嘗講學遺山之門念此
詩不可無註於是研覃精思爲之訓釋詩人出
處皆據史傳詳著下方使當時作詩之旨悉浮
游於辭氣之表而遺山擇詩之意亦從是可見
眞天壤閒奇新齋視爲鄉先生自童子時嘗親
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以易數寒暑

之勤既輯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它書者悉
附章下則公可當元門忠臣其又鄭箋之孔疏
歟公將種也父兄再世數人皆長萬夫於鼓吹
之陪櫟稍之遵繡憶者似已飫聞晚乃同文人
詞士以是選爲後部寂寂而自隨無已太希聲
乎其亦宏壯而震厲者有時乎爲用也兵志有
之不恃敵之不我攻走聞江南詩學壘有元戎
壇有精騎假有詩敵挑戰而前公以元戎握機
於中無有精騎孰與出禦走頗知詩或少數年
使得備精騎之一曲橫槊於筆陳閒必能劇壘

得雋而選惜今白首不得從公一振凱也公由
陝西憲長以宣撫奉使河淮之南欲序故燧書
此

新齋郝公繼先註唐詩鼓吹集成旣命江東肅
政內翰姚公端父爲之序而屬摯跋于篇末唐
詩鼓吹集者遺山先生元公裕之之所集公以
勳闕英胄幼受學遺山公嘗以是集教之詩律
公慨師承之有自故爲之註日朝廷更化公繇
參綜廉問之重將指方岳宣德澤予方白湖湘
謝病北歸遇公廣陵出是集予伏而讀之公於

是乎不唯篤在三之義其旁搜遠引雖專門詞
學華皓鉛槧有所未遑迺以宦遊餘暇採摭奇
奧迄以成書至於謝豹紅翠錦瑟之類又有得
於古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此政博物洽聞
之士之所願見也公方以賢已爲諉大君子之
約於處已而不伐善若是謙矣哉予幼讀是集
於一代盛作蓋嘗神會宮商耳隱鏗鏘矣至其
趣韻冲適則甚愛王右丞韋蘇州語意超邁則
最喜劉賓客杜紫微此言評詩非註詩也雖然
以公用功是編之久且深也何當葛巾羽扇賢

此言平山欄檻之間其必有所折衷大德七年
倉龍癸卯六月三日後學涿郡盧摯後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
字雙行板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首有子昂
手書序刻手極粹頗有神肖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 明刊本

元橫汾隱者房祺編

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爲之冠先生太原人太
原境與平陽接河山勝概地土所宜習俗所尚
古今人物不殊至如師友淵源文章正脈略與

之等故河汾間諸老與天下人材無讓麻貽溪
與元老詩學無慊古文出其右公言也張石泉
房白雲與元老遊從南者子颺子京二陳昆仲
與元老或詩或文數相贈遺者趣庵菊軒有稷
亭二段之目與元老相次登第者曹兒齋與元
老同爲省掾日以文詩講義者或曰兒齋雲中
應人也吾子列河汾之間得無附會歟不然兒
齋之先誠應人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陽者三十
年餘發明道學爲文楷式指授後進桃李光輝
盈溢其門或教授鄉里或宦達四方有二子叔

舉季行文筆亦盛傳而況狀元王公趙城人曹之外父也兒齋生而隱德光輝汾晉沒而正隴在也豈非吾鄉先生歟夫諸老之詩有深而沖澹如陶柳者有豪放如李翰林劉賓客者有輕俗近雅如元白者有對屬切當如許渾者有騷雅奧義古風大章浸入于杜草堂之域者往年吾友楊君仲德議成此集不幸早世仲德有云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汾之詩無以知遺山之大不觀遺山河汾之作不知唐人諸作者之妙不觀唐人之作不知三百篇

百之六
六義之深意予今纂錄自貽溪至兌齋凡八人
得古律詩二百一首號曰河汾諸老詩集皦皦
郝先生序文於前甚備不肖繼言于後才識淺
陋不能盡其蘊雖然吾鄉學者如林有能慕河
汾之派觀是集者知所興起云大德辛丑歲二
月望日橫汾隱者房祺序

河汾諸老詩集者迺大同路儒學教授房先生
之所編也予一日得之惜乎諸老一代高名百
年清氣已嘗遍白于天下是集未嘗流布也皇
慶癸丑夏特命工鈔木以廣其傳然而諸老之

學又豈專乎詩也出處大略已具前序今書是說以告夫後之學者不爲無益云六月吉日尊賢堂高昂霄具白

梅花百詠一卷

舊抄本

元馮子振倡詠釋明本和詠

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

舊抄本

馬寒中舊藏

元廬陵周南瑞敬軒 目錄後有隨所傳錄陸續刊行八字闕卷七十八卷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五四十一凡六卷

唐劉夢得敘柳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

麗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
一而後振作者概以爲知言子獨嘗謂夢得之
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攷之則未也唐人盛時
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燕許
大手筆今其文可睹也及貞元元和來以韓柳
著比至德爲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間矣才未
必皆福福亦自掩其才因使人思易所謂吉人
辭寡者其福未易量也此則所謂時也吾取以
敘周南瑞所刻天下同文實甚宜嗚呼文章豈
獨可以觀氣運亦可以論人物余每讀漢初論

議盛唐詞章及東京諸老文字三千年間渾一
盛時僅此耳彼乍合暫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
得與于斯也然此盛時作者如渾河厚嶽不假
風月爲狀如偃松曲柏不與花卉爭妍風氣開
而文采盛文采極而光景消夢得之言之也不
自知感者已及於極也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
盛又開闢所未嘗有唐蓋不足爲盛搢紳先生
創自爲家述各爲體功德編摩與詩書相表裏
下逮衢謠亦各有烝民立極之學問南瑞此編
又得之鉅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于此者豈可

以尋行數墨之心胸耳目爲足以領此哉自文
選來唐稱文粹宋稱文鑑皆偉然成書他日攷
一代文章當於此取焉大德甲辰第一甲子日
廬陵劉將孫撰

馬氏手跋曰近代儲藏家惟葉文莊菴竹堂書
目有此亦止一册可知五十卷之外未必再有
乙丙諸集也錢虞山編列朝詩以前甲爲冠意
本是選余於癸未九月從汲古後人借抄時朱
竹垞先生寓吳蓋三寄書懇之始得一慰耳原
本缺十數紙竟無從補完矣花山馬思贊識

姚牧庵全集已不可見是集所載大半中州文
表之漏者較闕一過爲喜而再識之寒中

古賦辨體八卷外集二卷

明刊本

林吉人舊藏

元祝堯編

自序曰古今之賦甚多愚於此編非敢有所去
取而妄謂賦之可取者止於此也不過載常所
誦者爾其意實欲因時代之高下而論其述作
之不同因體製之沿革而要其指歸之當一庶
幾可以由今之體以復古之體云

錢溥序

成化二年

宋詩拾遺二十三卷

舊抄本

元錢唐陳世隆彥高選輯

案世隆字彥高錢唐人宋末書賈陳思之從孫
順帝至正中館嘉興陶氏沒于兵所著詩文皆
不傳惟宋詩補遺八卷與北軒筆記一卷僅存
見北軒筆記所附小傳今此本三十三卷完善
無缺尙是明人抄本則小傳所云八卷尙未見
全書也伏讀四庫提要云今宋詩補遺亦無
傳本則是書之罕見可知